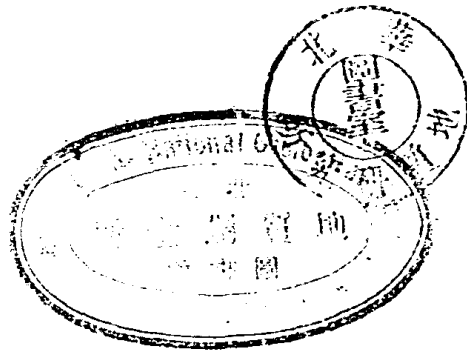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a circular stamp at the top right of th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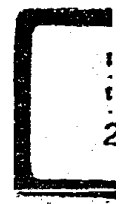
崔敬伯著

評廿六年度國家總概算



國立北平研究院經濟研究會印行

564.3
587
2



評廿六年度國家總概算



引言

不佞於本年二月三日，發表輿論與財政公開一文，曾反覆說明國民意志與國家財政彼此關係之重要。對於國家財政，最足以表現國民意志的，是什麼時候呢？在施行憲政的國家，便是每年中政府當局在國會中提出預算的日子。在這一天，以及這一天的前後，佔領全國人民的思考和精力的，便是國家財政問題。以預算為中心，大家爭先恐後的，儘量表現其民主的意見和努力。提出預算的這一天，在一年中國會開會的期間，既是這樣的重要，故特稱之為『預算日』。吾國政治的前途，遲早要步入憲政的軌道的。故對於最近通過的二十六年度國家總概算，認為有特殊注意的必要。

因此，在五月中旬，於公忙中，特寫了兩篇文章。說預算日一文，發表於五月十四日天津大

公報第三版，敘述外邦的先例，藉供國人的參照。評二十六年國家總概算一文發表於五月十六日北平新報，凜於匹夫有責之義，思爲涓流成海之圖。中國是有前途的；所以中國人民，應該從種種方面，走上積極的道路！

說『預算日』

五月十二日，中政會通過二十六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概算，收支均列十億零零六十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八元，經立法院審議後，即可公佈施行。這是國家的大事件，要國人注意，而且要國民盡量發表意見。

東西先進各國，有所謂『預算日』（Budget Day）這是一年中中國會開會期間最緊要的一天。因為各國會計年度開始時期的不同，所以這個『預算日』究竟在那一天，各國很不一致。英國在四月中，蘇聯在一月中，吾國以二十七年年終爲止則在六月底以前。試以英國爲例。一到『預算日』這一天，換言之，即財政總長提出新年度預算的這一天，老早便把國會中的下議院填滿了，所有樓上樓下，黑壓壓地擠得水泄不通，後來者只有望門興歎。因此，很有人起個大黑早，帶着一包三昧吃，趕快跑到下院佔座兒，其盛況較之我們的梅博士蒞平打泡的頭一天，有過之無不及。約摸下午三點多鐘的光景，在萬目睽睽之下，他們的財政總長，手裏提着一隻小皮箱，姍姍入場，這時候，衆院中的空氣緊張極了，大家都在那裏猜，猜這葫蘆裏究竟賣

的是什麼藥。好容易盼到財政總長發言了，第一段先報告上年度預算實行的結果，是盈是虧？第二段再預計新年度的歲出與歲入，是够是不够？如果有餘，可以把某幾種稅率減一些，倘有不足，必須把某幾種稅率增一些，於是步入第三段，正式的把應添，應去，應增，應減的稅名與稅率提出來，而說明其理論與事實的根據。若再有發行公債的必要，所有舉債的理由，數額以及發行的條件，償還的方法，一一宣布有衆，這時間總要在下午四點以後，銀行也關門了，交易所也停市了，等到明早開市，所有新預算的內容，業已舉國皆知，大家機會均等，很難有預先刺探設法佔便宜的機會。不過消息能够早聽一些，便可以早準備一些，議會聽罷歸來，趕快和有關係的商辦法，向有關係的拍電報，以便次晨開業之不失時機。早一天，是一點消息聽不着，晚一天，是一切機會溜過去，所以全國上下，對於這『預算日』無不聚精會神的注視它。縱使與個人活動無直接之關聯，而以民主國的國民資格，也要盡量了然於一年中國家的財政方針，藉以評判政策的得失。於是當天的晚報，次晨的日報，以及各週刊，各月刊，所有社論，要聞，專論，特載，無不集中於新年度的預算。見仁見智，各表主張，擁護批評，萬籟齊響；議場內的唇槍舌劍，辯難多方；報紙上的崇論宏議，若決江河；國民的意志，輿論的權威，論戰的技巧，民主的實力，無不乘此『預算日』

的機會，盡量表現出來。從這種熱烈的程度，我們可以斷定一國民智的高下和一國政治的隆污。這是憲政的標尺，這是民主政治的試金石，世界上決沒有對於一國的財政政策漠不關心或是關心不能的國民而可以妄談民主政治者。

怎樣纔可以把一國的『預算日』造成這樣神聖而重要呢？這要從兩面講。在政府一方面，它要凜然於國民付託之重。『萬民唯正之供』，應如何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應如何放在最合理的基礎？稅負如何分配？施政如何劃分？都要以最大的責任心，最準的判斷力，最周密的籌維與最技巧的方法，不失時機的——道義上不准他早露，責任上不准他延緩——提出於國民之前，如此鄭重而為，則預算直可等於『天書』。其價值可以至高無上，為什麼不能取得人民的尊重？

在國民一方面，他們要認識民主政治歷史的出發點，要認清國家財政與國民生活的關係，要知道國家歲出便是整個政治的反映，忽略了一國的預算，便無從測定政治活動的趨向與分野。因而要拿出極大的注意力，極犀利的分析力，極客觀的判斷力，對於國家的預算，盡其獻可替否之職。集涓滴而成海，蔚衆流以急趨，可以形成健全輿論極有力的權威，使一國的政治很自然地納入於軌物。所以說『預算日』的樹立，要靠政府與國民雙方的努力。僅責

望於一方，是不成的。

民國二十六年度の預算，是國民政府開國後第二個十年的第一個年度的預算，『履端於始，』我們很盼望能夠作到劃時代的展開。故先拈出『預算日』一課題，先引外邦的先例，以備國人的參考。

評二十六年國家總預算

我們注意國家預算，今年與往年不同，這裏邊有許多道理。第一，二十六年的國家預算，乃是國民政府開國後第一個十年（The second decade）的第一個年度的預算。古人有言：『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人生每到一個段落，總要回首瞻顧一番，如果看清了過去是錯，就該從現在起，往對的方面走。從前種種昨日死，此後種種今日生，既往十年的赤字財政，大家都知道是不應該有的，所以從二十六年度起，就應該打破這赤字的延續，使國家財政開關一個新局面，此其一。抗敵救亡，已經成爲舉國一致的要求，政府以此昭示，人民以此勉勵，非如此不能爭取民族的生存。朝野上下，就該從現在起，把握住最後的目標，從種種方面去準備，而非常時財政的準備，乃成爲國家要政之一。一方爲克服赤字之故，我們要政府大刀闊斧地，竭力作到一般歲出的緊縮；同時爲準備救亡之故，我們又要國民毫不猶豫地，努力促成國防歲出的充實。於此民力已瘳，而又不能不掙扎圖存的時節，要我們政府能够拿出極大的智慧和極強

的魄力，對於預算的編成，真能作到——有所取，有所捨，竭力核減一般的支出，移之以充實國防，此其二。法幣政策實行後，十八個月平衡國家預算的諾言，眼看着就到，這不是信誓鏗鏘匹夫爲諒的問題，而是升天沉淵稍縱即逝的問題。預算不能平衡，法幣固多危機，縱令預算作到表面的平衡而不能取得真實的平衡，法幣的危機，仍自存在，並不爲之絲毫減少。法幣制度的安危，關係國計民生太大，縱勒之機，就懸在最近的一年，所以我們對於二十六年度的預算，特別看得重要，此其三。

本月十二日中政會已經把民國二十六年度的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概算通過了，總額爲十萬萬零零六十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八元，即將送由國府令交主計處編製擬定總預算，再發交行政院轉立法院審議後，依法由國府公布施行。預算制度在中國，本與先進各國不甚相同，事實上，中政會通過的概算，雖只窺見一鱗半爪，持此以推斷將來的總預算，大致可以無誤。於此我們願提出三個意見。

第一，據說這次總概算，在經常歲出方面，除外交費較本年度減二十九萬一千餘元外，黨務、國務、軍務、內務、財政、教育、司法、實業、交通、債務各費，均有增加。現在我們還不能知道各費增加

的內容與理由；而且像教育費及建設專款基金一類的項目，我們無寧要歡迎其增加。但是要
知道：全國民的納稅能力，經過這多年的內憂外患，早已疲敝到極點。國家大政，這個也重要，那
個也重要，從主觀上講，還有一樣不重要的麼？還有一樣不應該增加的麼？但是理由儘管充足，
而輕重却要權衡！憑着這份可憐到極點的一般民力，仍自層層不已的給他們添負荷，還不能
從初辦的直接稅取得充分資源，這局面怎能下得去！前面已經提過，值此朝野上下發憤圖存
的當口，要政府有所取，有所捨。實在不能減少而且需要增加的國防費，人民便是抽緊了肚帶，
也情甘願意；但是在一般政費的支出，總要表示出政府毅然決然的態度，作到『斷然的緊縮』
(Energetic compression)——新天下的耳目，此其一。

第二據說這次新年度的總概算，所有關鹽統，所得各稅所列收數，均較本年度增加很多，不
免叫國民發生許多苦辣酸鹹的感覺。所得稅額的增列，是應該的，而且是可能的；我們的朝野
各方，應該認清此新稅的本質，努力向前邁進；只要輪子轉起來，收入是不愁的。我們看閩百川
先生因為研究『合理負擔』都累出病來，可見所得稅的推行，在各方面都有順利的趨勢。這
當然是國民所歡迎的。遺產稅怎麼樣呢？報上的消息沒提。但是我們很盼望政府，就在這

新年度裏，儘着可能的力量，向前推行，收入儘管不多，而動機急待開始。若夫關稅的增收，則頗有些靠不住了，除非我們政府對於走私，真有根本的辦法。但是對於走私，真能有辦法的話，換言之，便是真能取得外邦合理的待遇的話，我們又應該樹立起以經濟政策爲出發的關稅政策，而不應以收入關稅自足。那末，我們就不應該在概算裏還列多出三千四百萬元的關稅收入。又如統稅的增率，除高級捲煙，洋酒，啤酒，薰烟等類可以同情而外，餘如麵粉，棉紗，火柴，水泥，那樣不是屬於菽粟水火的人生必需品？我們很不願看到這些稅率的增加。至於鹽稅，那更不消說了，僅僅改上一個字——改公斤爲市斤——稅額便要加倍！國計固不可不顧，民生又將如何？『竭澤而漁，豈不得魚？』後患又何堪設想？這總不是開國政治應有的現象，我們很盼望政府要能長顧却慮，不可輕於出此，此其二。

第三，據說新概算中，並無借款及懸擬之收入，這當然是好消息。但是果真做得到麼？過去不久，政府不是宣佈過，把通常預算和建設預算分開麼？關於通常歲出，以稅收支應，關於建設歲出，以舉債支應，政府不是也表示過麼？此次新概算，假使『並無借款收入』，其當然的解釋，總還沒有把國防和經濟建設的支出包括在十萬萬元的支出之內！以十萬萬元應付通常歲

出，全靠着加稅來應付；等到舉辦經濟建設，再發公債，這問題可就太嚴重了！我們沒有看到總概算的詳細內容，不便就如此判斷，我們也很盼望不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很盼望政府認識這裏邊的嚴重性，此其三。

國家財政，走入第二個十年的第一年，應該有一個劃期的表現，使國民耳目一新，使國民精神一振，上下交勉，共同走入抗敵救亡，建設立國的大道。若乃率由舊章，變本加厲，假借建設以膨脹歲出，巧取豪奪以榨取民膏，當然不是國民所盼望於政府，自然也不是勵精圖治的政府所願為。我們在這裏盼望着——一個與總概算不大一樣的總預算！

——二六·五·一五·於北平——

55

222/42

(9)

4.3
7